

六月
著

Dizang

丈夫被杀，头颅丢失，凶手是谁？
妻子发誓要找出真相，出入阴阳两界，生死不顾，
最后终于找出真凶……凶手却是自己！
这是一本想象力超群，风格诡异独特的新型小说！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地

葬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葬/王月晓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506 - 1672 - 1

I. ①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409 号

- 书 名 地葬
著 者 六月
责 任 编 辑 王如月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欣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村, 邮编: 101107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6 - 1672 - 1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58572104)

自序

这本书是我十年前，刚读大学的时候写的。本想在序言里写诸多感谢的话，但在这里，仅一句简单带过：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与朋友。懂我的、会明白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一切尽在不言中，Cheers！

我更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多谈的，是坚持的力量。因为有很多很多和我一样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朋友，我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写作的梦想。坚持写下去，为文学等待下去。为这本书我等待了10年，写作对大多数理工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初中毕业就去国外读书的理工科毕业的人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回想起当初，我拿笔开始在网络上写短篇小说，并得到身边及网络上的朋友支持的时候，那真是特别开心和无忧的日子，就连现在回想起来，都回味无穷。可是到了后来，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并期待小说能够出版的时候，要么是碰壁，要么就是了无音讯的漫长等待，我开始怀疑自己并产生放弃的念头。尤其是身边传来很多声音，有人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竟然去爬格子，真是浪费；也有说：理工科的人写的小说，是引不起读者兴趣的，也有的人说你是理工科第一，写作倒数第一，还是放弃吧。。。我陷入了迷茫，沮丧，恐慌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他不允许我放弃，一直支持我的这本书。10年后，当我知道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包括家人都没有相信。他说，10年了，这其中只要有一天你放弃了，这本书就永远不可能出版，想想真是可怕，你一定要继续写下去。我，热泪盈眶。

六月

2012年 深圳

这是东方神国 208 年，五月，炎热的五月，本应该是个爱情的五月。

她猛地发现双手开始流血，吓了一跳，整个人都忍不住颤了一下，慌乱中不小心打翻了手边的咖啡，桌上的文件上到处都留下难看的印渍。她想骂人。自从他离开以后，她一天比一天疲惫消瘦，更可怕的是眼前居然开始不断地出现幻觉，整个人会突然陷入难以抑制的恐惧。

周围的同事听到声响都忍不住朝她这边张望，有意无意地小声议论，有人关心，有人不解，更有人幸灾乐祸，毕竟好戏谁都爱看。

经理不问始末地开始痛斥她，口沫横飞，弄脏文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他把这两个星期对她积聚已久的不满丝毫不留地全部发泄出来，当然顺便也带上自己最近业绩不够理想的郁闷。她低着头，不冷不热地重复着道歉，然后捧着文件夹重新去打印那该死的文件。

打印机机械地工作着。她透过明亮的玻璃窗，面无表情地看着外面，她突然想从这里跳下去，头朝下，脑壳碎裂，血从头部缓缓扩散开来，在阳光下更加色泽鲜艳。然后应该有人惊叫，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围观，开始纷纷议论猜测起这个女人想不开的原因。而她会是一具没有特点的女尸，带着破碎的心脏和脸上奇怪的笑。

玻璃窗折射着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浑杂的空气仿佛压迫皮肤发出崩裂的声音，她隐约觉得自己就要被某种力量摧毁，而她却连想挣扎反抗的念头都没有。打印机居然也可笑地突然死机，好像是被她感染，放弃所有希望开始罢工。文件只差最后一页了，她敲敲打打，打印机依然纹丝不动。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头痛欲裂。经理催命鬼似地又开始不耐烦地叫她名字。

“蒋玲玲！”经理已经忍无可忍，心中的怒火再次爆发。

她觉得很烦，牙龈肿痛出血，唇齿间都是血腥味。对于经理的叫喊

她不予理睬，径自走到厕所，把门反锁，然后失声痛哭。泪水从纤细的指尖流出，那股摧毁的力量把她逼到了崩溃边缘，她再也受不了了。

“我要请假。”

“什么？”经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里透露的尽是轻蔑。

“我不舒服，要请假。”她转身离开，留下身后经理那张目瞪口呆又转而狰狞暴躁的脸。

她习惯性的伸手拦出租车，对面行驶道上的一个司机眼尖手快，立刻就是违规性的一个急转弯，马路上抗议的喇叭声立刻此起彼伏起来。

司机对这种场面早已经司空见惯，狗屁规章制度，能拉到客算你狠。她一只脚刚跨上车又缩了回来。心里一盘算，打的回家，25块钱，坐公车回家，2块钱。毕竟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供房子，能省钱则省吧。

“对不起，我不坐了。”

“妈的，你大热的天开什么国际玩笑！”被太阳晒的汗流浹背舍不得开空调的司机火冒三丈，感觉自己被耍了，嘴里骂骂咧咧不情不愿地开走了。她踩着高跟鞋，一手挡着太阳，走了15分钟到了车站。马路上的灰尘被行驶而过的车辆溅得四处乱飞，在路边站久的人，都是灰头土脸。女人们脸上的脂粉像被水稀释成一团面糊随汗水流下。皮肤开始暴露，不再是16岁的青春洋溢。有的只是憔悴、焦虑和睡眠不足。年轻，随着回忆中的无忧无虑一起埋葬。

公车有气无力地向前移动着。她坐在那儿，有些昏昏欲睡，头靠在玻璃上。迷糊中她想起16岁的时候，每天就是这样，坐公车上下学，头靠着车窗想心事。那时候，他是她暗恋的对象，每天只要能与他对视一眼，即使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她都会一个人傻傻地开心很久。

上大学的时候，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不停地收到匿名情书，信里只有一句话，我想念你。

“我想念你，”她默默地自言自语念着，就好像是在对他说。

收了一年的信，写信的人终于出现了，当她得知就是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她很珍惜他们的缘分，也认为是注定，于是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他工作出色，参与了很多高

楼的设计，很快他们就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也很快，他突然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会毫无预兆地乱发脾气，他暴躁着谩骂的时候脖子上的青筋爆起，眼睛瞪得很大，看得清眼球上的每一根血丝。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他好像在恨她。

然后生活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直到现在，她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像午夜电影般一遍遍反复播放的，是她和他的最后一次争吵。

“我的巧克力饼干呢？”家里安静了一晚没有人说话后，突然听见他没来由的咆哮。

“中午我吃掉了，”煤气的火正沸腾着锅里的水，她撕开方便面，拿出面条。

“谁允许你吃的？你吃了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巧克力饼干我画不出东西。”

“最近太忙了，没空出去吃午饭，就带了你的饼干在办公室吃。”

“你就不会带别的？”

“家里没有别的。”

“你既然知道，平时就不会多买点备用吗？”

“这两天不是忙没有时间嘛！”

“那你连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省下来了。”

他的眼睛里除了埋怨还有别的，是憎恨，她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于是她问他，“王海涛，你是在恨我吗？”

“什么？”

“你是在恨我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

“你有。”

“神经病！”他摔门离开。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她开始焦虑不安，整夜未睡，疯狂地几乎找遍了整座城市，仍旧不知所踪。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日日夜夜反复地问着自己。夜里失眠，她用尽所有的时间来回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最初到现在，点点滴滴，可还是找不到答案。天蒙蒙亮，灰白色的天空惨淡落寞，就像她的心情。再

暗淡脆弱的阳光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刺痛她的眼睛，然后酸疼得止不住流泪，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她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到底哪里错了？

她多么希望他突然回来，给她一个哪怕是敷衍的答案，又甚至只是简单地和她确认，确认他已经不再爱她了。那么她会离开的，不会纠缠，然后好好地独自生活，努力让自己的生命里不再有他。但是连这些现在对她来讲都是奢望，她真的不要他就这样的突然消失。

公车到站后她慢慢走回家，一路都是死气沉沉。她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这个家，第一次来这里看房子的時候，她就告诉王海涛，这里像墓地。可王海涛坚持要买，因为这栋楼有他参与设计，而靠着这点关系他可以拿到便宜的折扣，住在第一层。她最终妥协。谁知道搬进来的第一天，隔壁的老人突然心脏猝死。她更加讨厌这个晦气的地方。但是毕竟是他们的家，她仍旧憧憬着他们平淡但幸福的生活。

在新家的日子里，开头还好，但渐渐地，她开始老做恶梦，梦里充斥着死人，流血，支离破碎的画面和惨不忍睹的屠杀。她越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每天都睡在一块冰冷的墓地。王海涛在搬到新家之后就几乎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家，因为无聊她会找住在同层的一个漂亮男孩玩足球，男孩五岁，乖巧聪明。突然的某天，她想起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男孩了，她按了他家门铃，男孩的母亲抽泣着告诉她，男孩得了骨癌，晚期，一直在医院化疗，医生说活不过今年冬天。再然后就是王海涛的不告而别。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让她恨透了这个鬼地方。可是房子还在还贷，而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这里毕竟可能是属于她自己的最后的一个私密空间了，她需要这个地方。

阳台有莫名的响声，不知又是哪只野猫跑到她家阳台来搔首弄姿懒惰矫情地打哈欠。好在野猫不随处拉屎，她也就常任由它们去。

响声持续着，而且越来越怪异，她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侧耳仔细听个究竟，好像是有人在痛苦地呻吟。她一惊，难道自己又开始出现幻觉？

她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没什么好怕的，走过去猛地拉开窗帘，只见一个男人倒在阳台的地上，眉头紧锁，双眼紧闭，手微微颤抖地捂着

腹部，血已经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

她希望这又是莫名其妙的幻觉，眼睛紧紧闭上又猛地睁开，希望阳台上是干干净净的。可惜这次似乎是千真万确的。她犹豫着拉开门，男人微微睁开眼睛，褐色的眼珠在阳光下变得通透，像有颜色的玻璃珠。

“嘘！”他示意她不要出声，痛苦的眼神中竟有几分哀求的味道。

她转身跑进屋里，拿起电话准备叫救护车。受伤的男人挣扎着直起身，踉跄着跟进去，一把抢过她手里的电话，扔了出去。

她惊恐地瞪着他，不明白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嘛。

“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嘴唇发白，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诫她。然后一下倒向她，奄奄一息。

他倒在她的怀里，血不断地流到她的身上，他的呼吸越来越虚弱，她感觉他就像受伤的动物，即将在她的怀中慢慢死去。

二

她猜想这个男人应该是遭到黑道仇杀，要么就是个受伤的贼，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她根本就应该报警的，她根本是事件以外的人，报警才能把自己彻底撇清。但当这个男人用几近哀求的眼神看着她时，她心中竟然会有一丝的心痛和不舍。她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伤口，腹部一片血肉模糊，伤口很奇怪，不像是刀伤又或者枪伤，倒像是被锋利的牙齿咬伤。他痛苦地紧紧皱眉，硬忍着痛楚不叫出来。清理过后她用绷带帮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他躺在沙发上依旧昏迷不醒，只有浅浅的呼吸让她确定这个人还活着，刚刚包扎好的白绷带又被伤口渗出的血染红了。

她开始有些担心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就这样因为失血过多而默默地死去，她当然不在乎他死，但问题是，总不能死在她家吧。她拿着电话烦躁地在他身边走来走去，也许现在报警还不算太晚，也许警察会理解她所做的一切，然后相信她和这个男人毫无半点瓜葛。一直到凌

晨两点，她还是犹豫不决，叹了口气抱怨地回头瞪了这个麻烦制造者一眼，却意外地发现他呼吸已经平缓稳定，伤口也似乎止血了。她终于放心，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很快就昏昏欲睡过去。

窗外狂风四起，树枝被吹得东摇西坠，时不时地隐约有黑影掠过窗口。突然清脆的“啪嗒”一声响，一根树枝断裂，打在阳台的玻璃门窗上。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脑海中是几秒的空白，然后跟着声响往阳台看去，苍白的月光下，一只血手印猛地拍在阳台的玻璃窗上。

谁？她吓了一跳。她看见一个浑身是血没有头的尸体撞在门上，两只血手痛苦地拍打门窗，像是在求救。

她只觉得心脏像猝死一般突然停止，她猛地睁开眼睛，刺眼的阳光，她大口急促地呼吸着，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只是一个梦。她稍稍冷静下来了之后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她揉了揉疼痛发胀的太阳穴，转头一看，发现躺在沙发上受伤的男人已经不见了。沙发边散落着带血的绷带和那件白色衬衫。

阳台的门窗敞开着，外面的空气闷热干燥，像桑拿室里的热气让人心脏加速忍不住想逃离。她爬起来，发现自己浑身无力，跑去将门窗关好的时候看见阳台底上有一根断裂的树枝，上面有血一样的痕迹，估计是昨晚受伤男人爬到她家阳台的时候扯带下来的。她烦躁地拉上窗帘，转身的时候，发现一直挂在客厅墙上的蓝色衬衫不见了。那是去年王海涛生日，她送给他的礼物，也变成了他最喜欢的衬衫。王海涛离开以后，她每天都把这件衬衫挂在这里，对着它发呆，嗅他留下的味道，每次都觉得他就快回来了，然后每次都失望。衬衫上他的味道越来越淡了，但她还是愿意相信他会回来给她一个交代。可现在衬衫居然消失了，她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定是被那个男人拿走了。她忍不住用恶毒甚至下流的字眼咒骂他，他怎么可以随便拿走了她的希望却连一声招呼都没有。

电话响了，经理在电话那头近乎示威得意地通知她，她被解雇了。她没有任何反应，“啪”地挂了电话，想像着得不到她哀求哭诉的经理

现在的表情，居然笑了，她有多久没笑了，不记得了。

“我被解雇了，”晚上，她坐在餐厅里，和对面的熊洁，她最好的朋友说道。旁桌的女人大概听到了她的话，抬头看了她一眼，那女人三十多岁，一个人吃饭，吃得很健康，两份清淡的蔬菜和一份蒸鱼。黑色的鸡心领长衫，一旁的空座位上放着 GUCCI 柏金包，吃饭的样子悠闲自得，唯有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寂寞，很明显，事业成功却还是单身。

熊洁嘴里塞了太多东西，一时不好说话，只好做手势让她等着，她费力地咽下嘴里的东西，问：“为什么？”

“老板看我不顺眼，同事也都把我当异类，都排挤我，所以，早晚的事吧。”

“拜托，你干吗不跟他们好好解释你现在的情况。”

“解释什么？告诉他们我丈夫突然无缘无故地离家出走？说我因为被莫名其妙地抛弃了而无法专心投入工作？”

“蒋玲玲，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够坦白也够蠢。你就不会圆滑一点吗？你大可以说你家人出事了，或者说你自己目前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生病了什么的，然后请老板谅解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好转了你一定会好好工作。”

她摇头，“算了，我目前的状态确实是没办法工作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能做些什么吗？”

“这顿饭你请。”

“没问题！对了，那你们的房子呢？每个月的还贷不少吧，你如果不快点找到新工作，拖得起吗？你银行现在还有多少存款？”

“不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她低头垂头丧气地搅动着饮料杯里的吸管。

熊洁讨厌看到她被男人甩了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她敲了敲桌子，说：“说点开心的事情吧。你知道现在跟我在一起的那个 DAVID 吧？”

“在国外读完硕士回来的那个？”

“对对对，”熊洁一脸兴奋，眯起眼睛起劲地说：“他有个朋友，也是刚从国外毕业回来的。”

“干嘛？想帮我介绍？”

“对啊！”

“你没病吧？”

“干嘛，有什么不对吗？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还在等那个死一百次也太便宜他了的王海涛！他这么一声不响地扔下你，他算老几啊他！我告诉你，就算他回来，你要是还胆敢和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过下去，蒋玲玲，到时候连我都看不起你！女人最不能的就是失去自我，让一个男人随随便便地想要就要，想甩就甩！你要让他知道，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问题是我对你的那个 DAVID 的朋友根本就没兴趣。”

“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过。”熊洁扫兴地将脸转向一边，见她也没过来说些热络话，又一脸坏笑地凑近她说：“要不然晚上我们把唐欣叫出来吧，好久没一起喝一杯了。”

就在这时，饭店门被推开，进来一男一女，熊洁像发现什么宝藏一样目瞪口呆地盯着门口，两眼发光，陶醉到不能自己地喃喃道：“这个世界还是有帅哥的，怎么就我老碰不上？”

她顺着熊洁眼睛里的两道光回过头一看，大脑神经猛地拉紧，老天还是开眼的，居然会让她再次看见他。这个男人居然还不要脸地穿着从她那儿偷走的蓝色衬衫，走路时一脸高傲轻蔑。

她站起身大步走过去，对着他的脑袋重重的就是一巴掌。男人身边的女人本来小鸟依人地挽着他胳膊，立刻吓得花容失色躲到了他身后。空气顿时凝结，全场哑雀无声，店里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们。他狠狠地瞪着她。从他褐色的眼睛里她很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羞耻和愤怒在急速攀升，最终到了顶点。如果他会打女人的话，她应该已经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了。

大概是因为最近怪事碰多了，胆子倒也是越来越大，“脱下来！”她对他咬牙切齿。

他有点好笑地盯着这个女人，她一脸憔悴，脸上没有修饰就算了，最要命的是还很邋遢，头发油腻地贴在脸颊上，简直就是面目可憎。不过就是拿走她一件衬衫，他原本可以赔她一打更好的。要不是因为她救

过他，他早就会把她的脖子拧断，让她死的很惨。

“脱下来！”她咆哮像个疯子。

大庭广众他不想无法收场而让场面太难堪，他动作优雅地脱下衬衫。她眼尖地注意到他腹部上小麦色的干净肌肤，猛吃一惊，居然没有一点伤痕。这怎么可能？那血肉模糊满地的绷带她还历历在目。

他把衬衫冷冷地扔在地上，转身要走，却被她一把拉回来。

“捡起来！”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捡起来！”

“放手。”他的口气冷到冰点，让人不寒而栗。今天的形象算是被这个女人彻底毁了。

“你是有病还是什么？在自己的身上弄些假伤口，然后在别人家里骗睡，再偷走别人的衣服，你根本就是个无耻的变态，变态狂！”

熊洁像被点了穴一样猛地才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一切，立马跑过去拣起地上衣服，一边用力拉她走一边给这个男人道歉。

“你乱道什么歉？他偷我的衣服，还把衣服扔在地上，应该拣衣服的是他，应该道歉的也是他！”

“你胡说！”躲在他身后的女人探出半个头冷笑道：“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怎么可能会去偷衣服，天大的笑话！”说话的时候，她还不忘嫌弃地把她从脚到脚扫了一遍。

“我管他是谁，对我来讲他就是个变态的小偷，骗子！”

漂亮女人狠狠地白了她一眼，“他是BK公司的董事长。不要告诉我你连BK公司都没听过！要是你真的不知道，那简直就是个乡下人。”

她气得真想把这个没教养的恶毒女人揪出来活活掐死！熊洁听完女人的话立刻脸色大变，马上陪出尴尬的笑脸，最后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了才硬是把蒋玲玲拉了出去。

“你到底算哪门子朋友！居然帮他不帮我！活活被你气死！不要告诉我就因为他的帅！”

“嘿嘿，我不否认有那么一小点啦。”熊洁心虚地斜眼看她，“但最

主要的是我不想看着你傻瓜一样地吃亏！你想想，真要是动起手来，你哪是对手。而且他要真是什么 BK 公司的董事长，官司打一百年你也赢不了啊！穷不跟富斗的道理你总听过吧！再说回来，这是该死的王海涛的衣服，我怎么可能让你为这么个狼心狗肺的男人搭上自己的性命！”

“借口！”她不服气地抢过衣服，上面都是那个傲慢男人的味道，让她觉得恶心。

“好啦好啦，干嘛这么气啦？反正衣服也已经拿回来了，别再生气了，我们还是去喝一杯吧。”

熊洁几通电话后叫了一票人过来一起喝酒。她还是老样子，一到周末，就喜欢找朋友一起喝。唐欣没有出现。蒋玲玲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过敏感了，她总是觉得唐欣最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着她。

“哎呀，唐欣嘛，”熊洁满嘴酒气，扯着破锣嗓门说，“肯定在家陪那个什么什么李世华啦。”

“李世华的广告公司好象不走好。”

“我也听说了。”

“听说到年底前如果情况得不到好转很可能就要倒闭了。”

熊洁有点醉了，忍不住大放厥词起来，“无所谓啦，李世华的公司本来就是唐欣她老爸出的本钱，倒了也轮不到他心疼。况且人家唐欣老爸多有钱多牛啊，根本不会在乎！”

“是唐欣老爸出的钱？可唐欣明明和我说是李世华自己的钱。”

“屁嘞，你让她过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再说一个！李世华是个穷光蛋！他以前只是个平面 MODEL，你们知道唐欣的，她最要面子，老公要帅也要有钱，不然怎么配得上她呢！”

“我靠，那李世华不等于吃软饭的吗？”

一群人唧唧喳喳地围绕这个过时的秘密七嘴八舌聊开了。她坐在边上一句话也懒得说，只是沉闷地喝酒，一杯接一杯，然后她想到如果今天缺席的是她，他们议论的话题应该就是一个被男人抛弃的可怜女人自怜自哀到被抄鱿鱼。一个对爱百分百坚信，到头来却被现实摧残得一塌糊涂的女人。也许她该早点接受现实，承认现在的社会对于“爱情”的

定义已经变质，“爱情”不是永久的，而是印有保质期的速食罐头。

想到这里她猛地拿起酒杯又是一口闷，喉咙在灼烧，一路弥漫到她的心里，有一种摧毁般的痛快。再这样下去，很可能的结尾画面是她蓬头垢面地每天吃垃圾食品，没钱没工作，最终因为过期食物和心情极度抑郁冷清地死在家里，无人知晓。等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腐烂到难以辨认，爬满了恶心的蛆，然后在另一个世界倾听朋友和陌生人的嘲笑，还有王海涛，可能也暗自高兴终于不废半点口舌地就摆脱了她。

她突然有种怨恨，有种不甘心。她决定改变。把最烈的酒开瓶，今天她要义无反顾地喝个痛快，最好呕吐，把所有的倒霉，悲伤都吐个干净，她答应自己这是最后一晚的沉沦，最后一次的软弱，最后一天倾尽所有地去爱一个男人。刺激的酒精，沸腾的血液，灼烧着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份情感，她试图让回忆变成一片片灰烬，然后烟飞灰灭，什么都不留下。只是这一刻，她对王海涛的想念到了极点。

她如愿以偿地吐得一塌糊涂。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醒来的时候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的。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枕头旁边呕吐残渣，然后是镜子里那张破碎的脸。头痛得像无数根针不停地扎着她，她想起昨天自己的誓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要再拖了，她必须振作了，生活要继续。

阳台的门窗又是无缘无故地敞开着，她举起手，对着阳光张开五指，光线透过她苍白的指缝爬到她的脸上，她眯起眼睛淡然一笑。

她卷起袖管准备收拾屋子，她决定第一步就是要扔掉家里所有的垃圾。一转身，猛地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地看着她，她吓个半死，以为自己见到鬼。

“喂！你是怎么进来的！谁允许你进来的！”因为被吓到有点恼羞成怒，也因为眼前这个男人可以算是已经和她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她声音高八度地怒斥他。可又转念一想，他不会是要报复昨天的羞辱来找她算帐的吧。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香港黑道的电影情节，不免一阵发毛。臭小子不会还无耻地带了帮手吧！她警觉地向四处瞟了一眼，看来只有他一个人。

他看了眼她身后的门窗，不耐烦地挪了挪，意思是他是从那里进来的，然后顺手地拿了茶几上的一块巧克力饼干吃起来。

她看到他吃巧克力饼干的样子，突然失控地蹲在地上掩面痛哭起来。那是在王海涛摔门离开后的第二天，她站在便利店门口发呆，回想起他们最后的那次争执，突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雨水打湿了她的双眼，周遭的路人都慌乱地找地方避雨，而她就一头冲进便利店买下了店里的巧克力饼干。

这个女人脑子里到底装着些什么？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先是为了一件旧衬衫不要命地打他，现在又因为一块破饼干痛哭流涕。

她抽泣着抹去脸上的泪水，抬头瞪她：“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要你为我工作。”

这个该死的男人是故意寻开心么！开什么玩笑！她气不打一处来，看着他先是极力克制的沉默，然后终于爆发：“滚出去！”

他不明白她这样的女人哪里来的自信敢对他如此这般发狠。他懒得理会她这种易于暴躁的情绪，慢悠悠地起身准备离开，挥手丢了张名片在茶几上，然后冷冷告诉她如果改变主意，随时来找他。

她一个人坐着生闷气，稍稍平静后打量着自己的家，确实有太多的垃圾了。她倒了一次又一次的垃圾，拎着最后一袋出门的时候，正巧遇见住在对门喜欢穿白色吊带的年轻女人。女人手里依旧抱着那只猫，主人和猫都瘦得皮包骨头，却也都一样有着漂亮但寂寞的眼睛。

她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打过招呼或者说过话，即使像这样面对面的时候，也只是眼神交会一秒然后迅速撇开，各走各的。她经常会看见一个中年有钱的男人在女人家里出入，偶尔听见别人对她的闲言碎语，会看见别人用鄙弃的眼神用情妇和姘头这种刺耳的字眼形容她。

今天的她似乎和往常有着一些不同，她轻柔地抚摸着怀里的散懒的猫，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她。她抬眼也回盯着她，女人突然转身开门准备进屋。她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却始终没有听见身后关门的声音，她忍不住回头，女人半开着门，却依然站在那里看着她，表情是欲言又止。她突然觉得气氛尴尬，于是拎着垃圾袋迅速地离开了。

深夜，她在家里对着电脑写工作简历，然后上网查找工作，情况不乐观。QQ 在屏幕右下不断地闪动吵闹，最近总有一些陌生人无缘无故找她说话，她烦躁地关掉 QQ。

家里顿时死一般的安静，秒钟的“滴答”声显得特别清晰和沉重。窗外的月光悄无声息地爬进房间，黑影在地上不断晕染，时而变大，时而变小，像畸形的魔鬼张牙舞爪，或者是小心翼翼躲在黑夜里等待机会准备杀人的冷静杀手。

QQ 突然“砰砰”响起。她吓了一跳，以为有人拍门，赶紧起身查看门窗，关得死死的，都从里面锁了，应该没有人可以进来。

回到电脑前才发现又是 QQ，她觉得有些奇怪，记得之前明明就已经关了 QQ，怎么 QQ 还在闪动？但也懒得想太多，正要关掉它的时候，竟然发现这次是王海涛的头像在闪动。她的大脑像被一颗炸弹扔中，她打开对话框，手因为激动而在颤抖。

“玲玲，”他只是打了这两个字。

“为什么？”她想要知道答案。

“玲玲。”

“玲玲。”他一遍又一遍地只是打她的名字。她觉得有些不寻常，一丝莫名的恐惧突然从身后袭来。她有点害怕，回头看身后，只有黑暗的角落和静的发慌的空气。

“你在哪里？”

“我的身体已经回去找你。我看不见你，我找不到我的头。我的头在哪里？”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问你到底在哪里？”

“原谅我。”

这三个字她看懂了，终归他还是有歉意的，她极力地让自己冷静，然后继续发问，但王海涛不再说话。她苦笑，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游戏。先是不顾一切地消失，杳无音讯，然后突然在某个寂寞的凌晨两点，出现在聊天室里，用这些在她看来像梦话的血腥恐怖来吓她。她什么时候已经沦落成他无聊时打发时间的玩具了？